

隆尧县杨振林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隆尧县法轮功学员杨振林修炼法轮功后思想境界提高,在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他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多次遭受迫害。

下面是杨振林自述其遭遇:

我叫杨振林,是河北隆尧县人。一九九七年三月,在长春公园听说法轮功能治病,因我母亲有病,打算让我母亲炼功祛病健身,就和法轮功学员学炼法轮功。回家在教母亲炼功的过程中,我发现功法很好,完全是叫人做好人的,因此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

我修炼法轮功后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思想境界提高、道德升华,身体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很好的变化。身心的巨大变化,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我是单位的业务员,在辽宁凤凰城出差,当我看到电视上污蔑大法和师父的假新闻时,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马上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给师父说句公道话。七月二十三日,我从北京证实法回来。刚到家,莲子镇派出所几个恶警把我绑架到隆尧看守所,非法拘留了我半个月。在邪恶淫威下,家人请客送礼,花了很多钱。期间,莲子镇派出所原所长恶警郝记克不断上门骚扰,给家人造成很大的精神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我和同修来到北京天安门,打出三米长的横幅“法轮大法是正法”。口中喊出“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等,我们绕广场跑了一圈,便衣前边截,恶警开车在后边追。后来把我们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有一名邪

党官员问我:“你年纪轻轻,为什么也炼法轮功?”我回答说:“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我要做一个好人,我不再贪污钱财,并把以前贪污受贿的钱财通过各种方法还回去。如果我不学法轮功是不会这样做的!”那个官员听完,愣了一下。到了下午五点钟,警察想把我们同修分散到各个看守所。当时我们手挽手,不肯撒开,不听恶警命令和指使。这时进来一批武警手拿警棍不管头脸,乱打一通。

后来,我被绑架到北京西城区看守所。恶警开始问姓名和家庭住址,我们谁也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就把我排成五十一号。晚上一个恶警开始非法审问我,我告诉他既然来了,就没有想活着回去。恶警开始体罚我,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一开始让我骑马蹲裆式,不准动,一动就用方木打关节、膝盖。恶警打累了,让我贴身靠在墙上,一手拽着我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致使我昏死过去,倒在地上。醒来时,恶警又用膝盖顶着我胸部,两手抓着我的头发,还使劲往地上撞。



酷刑演示:毒打

恶警实在打累了,就问我说:“你说出你是哪个县的,也就算了,也就不打你了。”我没说话。他又说:“你是哪个地区的?”我没说。他又问:“你说出是哪个省的也就算了?”我还是没说。他恶狠狠地说:“我从网上查到你是哪里的人,我把你全家都整死。”我说你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当时不觉得疼,师父保

护着我)。

第二天,又换了一个恶警开始审问,我没说。他恶狠狠的说:“我看你嘴硬还是犯人手硬。”说着他指使犯人开始行凶,犯人把我打倒在地,我站起来正告他们“我什么都怕,就不怕挨打!”犯人灰溜溜的都走了。第二天,犯人叫我背监规,我只背师父经文;不让我喝水,我就大声喊。犯人围住我,一个大胖子捏住我的嘴,攥着拳头大喊:“你再喊,把你的门牙打下来”。我把头扭了一下,说:我就喊,你能怎样?犯人一下就散了,当时犯人准备一拥而上,把我打一顿。看守怕出人命,把我分到少年号。那些日子我吐出的口水都带着血丝。

在北京被非法关押十三天后,河北办事处通知隆尧公安局把我送到隆尧看守所,在看守所,每顿饭只给一个小馒头和一碗带有虫子的稀粥,犯人让我背监规,我只是背大法师的经文。犯人开始不让我上厕所,把我憋得头想撞墙。还有一次跑步,因我肚子痛,我就蹲在旁边没跑,狱警看见后大喊:谁在那蹲着不跑?牢头说是法轮功,狱警说快跑。说完就走了,我就对牢头说:我不是跟你做对,他不叫我蹲着,我就躺下了。狱警看到后,没说什么就走了。第一次炼功时狱警大喊大叫,后来再炼时就不管了。

非法关押了我半年。邪党批我监外执行劳教两年,隆尧国保金平军等恶人威胁家人请客送礼,勒索钱财三万元左右,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痛苦。

回家二十天左右,因快过年了,我村同修又有人进京上访,邪党怕我给他们找麻烦,隆尧县国保指使莲子镇派出所把我骗到公安局后,又把我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回来后,金平军、郝计科不断上门骚扰。

二零零六年,同修在客车上讲真相、发资料被人构陷,被巨鹿恶警绑架,送往邢台洗脑班,经不住(下转第二版)

李志勤亲属索赔案在北京最高法院立案

(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据北京最高法院网上公布的信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最高法院对河北宁晋县李志勤被暴力致死申请国家赔偿已经做出立案决定,并在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成立合议庭。审期一百八十四天。



河北宁晋县法轮功学员李志勤被宁晋国保暴力致死,家属和代理律师从二零一二年逐级申诉至今,申诉过程步履维艰。先是赵县法院拒不立案,后遭邢台中院驳回。

二零一三年申诉到河北高级法院,当地国保又出动大批警察绑架申诉人——李志勤的儿子李光到河北省邢台市法制中心一个多月,强制他写不上告的保证。而河北省高院受到河北省政法委操控,不开庭、不质证,驳回申诉。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受理李志勤被暴力致死案件的两位律师,再次向北京最高法院递交申诉状,河北宁晋国保人员很快给李志勤的儿子打电话说:“还想好好过吗?不想好好过,你就瞎折腾吧!”

李志勤先生生前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健康,勤劳善良,爱帮助别人、做生意从不占便宜,他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他被打死那年才五十一岁,一个好好的人,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家属鸣冤申诉却遭到绑架、跟踪、威胁,公安局施压、检察院推诿、省高院也是立案不审案,干脆驳回。偌大的一个中国,健全的一个政府机构,庞大的一个官员队伍,却没有老百姓说理伸冤之处。

呼吁海内外正义人士关注事情的进展,帮助善良,伸张正义。也希望各级官员守住良知,不要再助恶为虐,为自己的未来留后路。

(上接第一版)威胁和诱惑最后说出真相资料是我给的。恶警开始抓我,当时心性不稳,就往外流离一个月。

二零零九年,我在华龙上班,华龙派出所协警文华把我骗到华龙派出所(我们这有个恶人叫王吉敏,多少年来一直想把我送到邢台洗脑班迫害,这次又是她干的),隆尧国保恶警孟庆峰对我非法审问,我不配合他,什么也不说,气的他又蹦又跳的。后来,又让我领着到我家搜查。在路上我对警察说:“你们有什么本事,见坏人就跑,跟我们好人挺凶。”到家后,我儿子在门口,我让儿子把大门打开,进家后我就想上房喊,被两个警察拽住。几个警察想进屋搜查,我对儿子大喊:把大门关上,我家不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我儿子把大门关上了,当时他们谁也不敢动了,我就和恶警们讲理,你们别逼我,再逼我就一头撞死。我儿子没修炼,也骂他们。他们都吓坏了,谁也不敢了。

案件回顾: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晚十点半左右,李志勤正在一楼的房间里睡觉,屋里关着灯,十几个警察突然翻墙闯进,把李志勤拽起来就打。李志勤的儿子当时在场,大喊:“你们凭什么打人!”上前理论,警察们揪住他头发把他按在了地上。李志勤戴着手铐被拖走,第二天晚上家属被告知死亡。尸体被送到邢台殡仪馆火化,说是突发心脏病死亡,可李志勤生前一直在干体力活。李志勤家属多年来一直想查找真相,为李志勤申冤,遭到宁晋县公安局国保警察的威胁,家里被蹲坑监视、骚扰。

二零一三年七月五日,李志勤的家属到河北省高级法院申请国家赔偿立案,法院接了案子。

随后二零一三年七月八日,邢台市、宁晋县公安局国保警察“610”人员,深夜包围李志勤家,将李志勤的儿子绑架到邢台市洗脑班,非法拘禁达一个月之久,威逼李志勤的儿子写保证书不打官司,逼他交出民众联名声援申冤名

我和儿子堵住大门口,僵持了很久。外边有人给孟庆峰打电话,他说我们下不了手,振林太激动了。后来他们找到了我们村主任的电话,把门叫开。开门后他们都赶紧往外跑,生怕慢一步出不来。我用手一指孟庆峰:你出来试试!他吓得赶紧缩回去了。主任把我拽到一边:“算了,别闹了,我叫他们走”。孟庆峰不给主任面子,主任气坏了,大喊:出了人命你负责,说完就走了。孟庆峰不死心,还想继续把我带走,骗我说:咱到派出所说句话。我说:你蹬鼻子够脸。说着我上了房大喊:我就炼法轮功,我炼哪,我正炼哪!有个警察说,“看他那样,用砖砸咱们怎么办?”说完都跑了。

邪党迫害法轮功,给我和家庭带来的损失和精神迫害无以言表。就因为要做好人,一家老少没过过几天安生日子,成天提心吊胆的生活。在中国大陆,因为修炼法轮功,有多少家庭被邪党迫害的四分五裂、家破人亡啊!

单等,李志勤的儿子被逼得割腕未成,手臂留下疤痕。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河北省高等法院赔偿委员会法官,在没有通知律师、家属、没有开听证会、没有质证的情况下,无理裁定驳回李志勤家人的申诉。河北高法的裁定,完全认同凶手一方的证词,根本没有质证,对宁晋县公安局国保警察深夜翻墙入室、暴力殴打李志勤的事实只字不提。且不说李志勤根本没有心脏病,退一步假设,既然警察事先知道李志勤有心脏病,还带着救护车去抓人、打人行凶,这不是谋害性命是什么?

李家的律师到河北高法询问,法官说:“政法委的材料不能给你们看。”负责法官私下给律师承认:“(李志勤案)是该赔钱,但怕下面这事多了都找,不好办。”一语道破了中共迫害法轮功运动的恐怖实情。

